

凡
讀
業
話

郑逸梅著



人
價
業
話

鄭逸梅 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2018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尺牍丛话/郑逸梅著.--北京:当代中国出版社,2018.4
(小书馆)

ISBN 978-7-5154-0819-4

I . ①尺… II . ①郑… III . ①小品文－作品集－中国－当代
IV . ①I26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25300号

出版人 曹宏举
责任编辑 柯琳芳
封面题字 刘朝辉
责任校对 庄素婵
装帧设计 彭 立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（100009）
网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 ddzgcbs@sina.com
编辑部 (010) 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
市场部 (010) 66572281 66572161 66572157 83221785
印刷刷 武汉贝思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张 7.75印张 127千字
版次 2018年4月第1版
印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6.00元

编辑者言

在中外出版物中，有一类小书，篇幅短小，语言通俗，轻松可爱，如溪水中的松影，自有一种清简之美。以中国近百年著述为例，朱自清先生的《经典常谈》，笔力轻点，便勾勒出文史研究的通幽曲径；吴经熊先生的《唐诗四季》，笔意蹁跹，文采斐然，堪称才情横溢的学术佳作；吕思勉先生的《三国史话》，明辨故实，条分缕析，还原一个本真的三国；王力先生的《诗词格律概要》不啻为作诗填词的入门捷径……这些“小而可贵的书”，无一例外，都是以大手笔写小文章，虽然没有“大书”那般洋洋洒洒的旁征博引，但见肉见骨的精华，绝对令人受益匪浅。它们不因时间而消逝，历久弥新，书香满口，为一般读者可读、可懂、可藏。

丛书名曰“小书馆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专门荟萃这类小书的一套丛书。其所收小书的标准如下：不限门类，

不限年代，不限国家，只要有文化的积淀，可喜的文字，阅读的趣味，未出版或虽已出版但市面上版本极少，又或者已绝版多年的小书，均为“小书馆”所收之范围。尤其是很多绝版多年的小书，曾为读书人所喜爱，但湮没已久，难觅其踪。“前人之努力，无数心血，唯愿时光不能将其尽数埋没”。拂去这些书上厚厚的时间之尘，这也是“小书馆”最初的缘起。但书海茫茫，收不胜收，“小书馆”不求规模的宏大，不限时间的长短，不拘门类的均衡，只要得中意的小书，达到一定册数，且可编为一辑的，便会推出。

“小书馆”所收之书，虽是小书，却是值得大观的。这套丛书的作者，很多为一派之宗，于他们各自的领域开山立派，影响着当时的思潮与风尚。诸如新理学的创立者冯友兰，中国民俗学之父李子匡，与王国维、吴梅并称戏曲三大家的齐如山，诗书画印皆成一家风骨的白蕉，掌故学大师瞿兑之，数学科普大家刘薰宇，等等。还有一些作者虽然不如大师那样令人瞩目，但其著述同样会给我们耳目一新之感。

这些小书可谓是那些时代最具品质的文字，但它不是时髦的，也不是热门的，有的还是冷僻的。在此纷繁之世，出版这样的书，似乎有些不合时宜。但读书一事，

不合时宜，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。学者、出版家傅璇琮说：“我觉得读冷僻书，犹如吃青皮橄榄，或喝毛尖绿茶，初似生涩，终有一种回味。不像赶时髦，趋热门，热闹一阵子，脑子里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剩下。冷能避俗。”不过“人各有心，不能皆合”，正如你喜青皮橄榄、毛尖绿茶，他却喜口香糖、可乐，或是其他别的东西，喜者自喜，厌者自厌，但这无妨，自然与社会原本就是多样性的。“小书馆”不敢期望众人的青睐，但求为这个时代依然还能沉浸在阅读中的读书人，提供几本可看的书，也就够了。

林语堂先生曾说，读书完全是个人享乐的一件事。这样看来，读书亦如吃饭、打牌、下棋、聊天、看电视等，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。但迄今为止，书籍仍是人类最高级的精神活动的文字记录，关乎心智、成长、品位……如此，于闲暇之际，一壶茶，一册书，去寻得书中的乐趣，开始惬意的思想之旅，岂不快哉！

让“小书馆”与您结伴而行。

“小书馆”编辑部

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

写在前面

先祖喜爱集书札、扇箑、画幅、书法、书册、竹刻与墨锭、砚与石、稀币与铜瓷玉石，等等，而收藏尺牍是先祖一生的爱好。从明代王阳明起有一万多通。许多尺牍信札别开生面且非常有趣，如：合肥李国松和李伯琦为昆弟行，是先祖的前辈。他们经常见面，伯琦告之，国松写信异常精审，稍不惬意，便废去重写，他写于某名流的信，重写的废纸一匣子。他写于先祖的书信果然工整精到，而伯琦书信极为潦草，先祖收存了两人书写风格截然不同的尺牍。其他尺牍的作者有《孽海花》主人公的原型、苏州状元洪文卿，为赛金花撰墓碑的潘毓桂，廖仲恺的长兄廖忏庵词人，代黎元洪撰四六文稿的饶汉祥，苏州光复第一任都督程德全。另有汪兆镛和汪兆铭，一个忠清，一个反清，不同道的昆仲。还有六舟、莲舟、印光、太虚、弘一、巨赞、弘伞、曼殊等佛教人士，其

作者中书画家及社会名流无数，难以一枚举。

本书于1940年2月至12月间，分46辑连载于《自修》杂志。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。2005年周退密老先生阅后，在书上又进行了勘误，以供再版时参考。201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计划将此书收入“小书馆”丛书，再版以飨读者。

本书系统介绍了与尺牍相关的知识，比如：尺牍的起源以及缘由，怎么样称呼长辈和亲友，不同的季节用什么敬语，信笺、邮筒、封套等怎样制作和使用，邮票倒贴会有什么后果，有哪些尺牍范本可供参考，民国流行哪些名人信札，名家尺牍的传承、收集、装裱和收藏，古今中外尺牍名篇的风情雅趣，等等。涉猎广泛，考订精详，老辣依旧，放笔纵横，锦绣满篇。

本书除收录《尺牍丛话》外，另附载先祖小品随笔三种。

1. 《淞云小语》为寓居沪上之生活小景，劳碌感喟。如云：“壁间日历，予辄于每晚临睡前预撕之，将撕未撕之顷，乃自计今日服务之成绩，为人为己料理之事凡若干。成绩而善，料理而妥，深觉不负此一日，日历毅然撕去，了不介意；若今日一无所事，消磨过去，则此一页日历，撕之良觉不忍，而缩手，而自谴，即睡亦不

能安然入梦矣。”颇有催人奋进、日省吾身之意。“予谓南人失之柔，不可不睹黄河之奔流；北人失之亢，不可不见吴山之秀美。”而“予初以为砚匣当以紫檀、花梨等木为之，则自饶古泽；不意顷阅《砚林拾遗》，谓紫檀、花梨之类香燥不养砚，反不若退光漆木匣为佳”，则尚不知几人能得此心传也。

2. 《养晦小识》多为诗词章楹联之掌故。如追怀鉴湖女侠醉歌有“一首遗诗万般恨，秋风团扇忍重摩”句；张叔未行书联“何以至今心愈小，只缘已往事皆非”。因诵《老残游记》，而忆娄江“隆冬之际，天奇寒，汤汤流水，结为玄冰，厚尺许，舟楫被封，不能往来。于是舟子以巨槌凿之，冲冲之声，不绝于耳，然亦随击随冻。”其时未及百年，物候变化，世事冷暖，似同昨日。

3. 《绵渺小记》有云：“松花江白鱼，清炖之余，其嫩无比，佐酒下饭，莫不相宜，胜于松江四鳃鲈多多。则不但长公可笑，即感秋风起之张翰，亦徒见其不知味耳”，其古今之知见不同也。林琴南好散财济世，“我自与君同冷暖，赠袍宁为范睢寒”；善绘事且系之以诗，“世界已无清白望，山人写雪自家看”，愤世嫉俗之意气跃然纸上。

近几年，先祖的各类书籍不断出版问世，深得读者

的喜爱，也是晚辈继续努力的方向与动力！

丁酉元宵多丽居主郑有慧

目 录

尺牍丛话.....	1
淞云小语.....	197
养晦小识.....	213
绵渺小记.....	227

尺牘从話

(一)

尺牍二字始见于汉书

尺牍二字见于《汉书》，《陈遵传》云：“与人尺牍，主皆藏去以为荣。”盖古时书函长约一尺，故名尺牍。因此或名尺翰，《陈书·蔡景历传》云：“尺翰驰而聊城下。”或名尺书，骆宾王诗：“雁门迢递尺书稀。”或名尺素，《文选·饮马长城窟》云：“客从远方来，遗我双鲤鱼；呼童烹鲤鱼，中有尺素书。”又陆机《文赋》云：“函绵邈于尺素。”可知昔贤之好尚，不若近今之竞趋短小精悍，徒有尺牍之名，而无尺牍之实也。

尺牍同赤牍

尺字古通赤。前辈金鹤望先生，尺牍常书作赤牍。

薛涛笺洪儿纸

书札之精者，辄用薛涛笺。按薛涛为唐之名妓，本长安良家女，随父宦蜀，流落蜀中，遂入乐籍。暮年居浣花溪，好制松花小笺，时号薛涛笺。犹之姜洪儿所制者，即名洪儿纸也。闻有一笑话，某学究以薛涛笺、洪儿纸之取人名为笺纸之名也，乃恍然有悟曰，由此可知白圭纸为战国白圭之遗制，有光纸为明归有光之所创造也。聆者为之匿笑。

薛涛笺花式

薛涛笺不仅松花一种，尚有其他花式。元费著《蜀笺谱》云：“薛涛侨止百花潭，躬撰深红小彩笺，裁书供吟，献酬贤杰，时人谓之薛涛笺。”

谢公十样蛮笺

古笺之可喜者，尚有十样蛮笺，为一姓谢者所制，因名谢公笺。所谓十样者，十色也。有深红、粉红、杏红、明黄、深青、浅青、深绿、铜绿、浅云诸色，特名称不及美人手泽之薛涛笺昭著耳。

文牍课检之法

曩时海上某大书馆，以各地通函甚多，乃设文牍课检处，聘名士汪颂阁主其事。计一年，获九万余件，亦云夥矣。其课检之法，编姓分册，以元亨利贞四字，分别其名之首笔，以画始者属元，以点始者属亨，以撇始者为利，以直始者属贞，殊井井有条也。

袁海观书法

袁海观书法，气局开展，在苏、米之间，随意作札，亦皆精纯可爱。既卒，高聋公检之，制成一巨册，题一诗于其上云：“读书无用将成丐，上帅怜才不论官。留有数行遗迹在，恩波涌出墨光寒。”盖海观官苏松太道，属吏之能书画者，待遇特异，尤深契于高聋公，脱略形迹，不以僚属相待。毋怪聋公检其遗札，有一时知遇之感也。

忽忽与勿勿

书札之尾，往往有忽忽不尽等语。按忽字古通勿字，忽忽亦可作勿勿。杨升庵云：“《说文》之解勿字，为忽遽之称。”不知者睹之，骇以为别字，徒见其学之不博耳。

淡红笺示敬

前清习俗，翰林院中人与前辈书札，辄用淡红罗纹笺，否则以不敬目之。

柳亚子等不识己书

作书以正楷为最当。然正楷太觉费时，则以行书出之。至于草书动辄舛误，尤非妥善之道。然行书亦有过于草率，使人不能认识者。诗人柳亚子作行书，往往以意为之，人不之识。或有将其简牍，逐字剪开，寄还亚子，使其自行辨认者。亚子因字句不贯串，殊难望文生义，亦不自识，朋好传为笑谈。又徐仲可词人，作行书类似亚子，其所著《呻余放言》有云：“作札以行书，人所同也。而夏剑丞每谓珂之行书，不易认识，审视再三，殊费揣测。以此推之，若读君日五千字之书，恐更费事，他日流传，当作阁帖释文矣。珂曰：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信手涂鸦，殊不成字；春蚓秋蛇，宜供人之嗤鄙耳。”剑丞而外，冯君木亦作是言，谓“得君书而须作答者，当令来併作半日之伫待，将来书息心静气，上下揣度，乃得之耳”。又曰：“在沪有两畏，一畏兵乱，二畏君以长书被我，来併候复，急切之下，愈觉读不明白，仿佛岁科考不许给烛，天色已晚，而学差在旁催促缴卷时也。”按珂为仲可

之名。又仲可以钱经字札示君木，君木曰：“其字之难识，与吾子正同，可谓二难并也。”

换鹅帖换羊书

相传宋姚麟喜东坡简，人得以献，辄将羊肉数斤为报，山谷因戏谓右军为换鹅帖，今为换羊书矣。

米南宫作书拜礼

米南宫为人最真率，书牍作某某拜，必先敬拜礼，以示言行相符，人笑之，不顾也。

馈食换刘墉谢书

清刘文清公墉，书名闻海内。某羡其书甚，常馈以食物，每馈刘必肃书谢之。为日既久，积刘札凡数十通，装成巨册，一时称为佳品。

陈蝶仙周瘦鹃恶洋笺钢笔书

前辈陈蝶仙先生，生平最恶洋笺及钢笔书，凡以钢笔书洋笺邮之者，概不拆阅。朋友为之同化。周子瘦鹃喜用紫罗兰墨水作札，经先生一劝，亦改用毛笔矣。其维护国粹有如此。